



河南先生文集

卷第



故水府尹君墓誌銘

故福建路勸農使兼提點刑獄公事朝

奉郎尚書主客員外郎上輕車都尉

耿公墓誌銘

故宣德郎守大理寺丞皮君墓誌銘

故夫人黃氏墓誌銘

故永清軍節度推官宣德郎試大理評

事知河南府澠池縣事侯君墓誌銘

故太常博士致仕何君墓誌銘

故贈秘書丞尤君墓誌銘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降

授右監門衛將軍使持節惠州諸軍

事惠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

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李

公墓誌銘

故天水尹府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節字守約其先代北人大父暉事後唐
為清泰功臣嘗以節帥彰國軍晉初以忠於

舊君遇禍故人景延廣匿其三子君父其中

子也得亡太原及劉氏据其地以材勇隸帳

下為裨校乾德初劉氏大將有欲其地內屬

者謀覺牽聯坐死君尚幼得小校張謙者持

養數年歸於叔父讓讓為奇嵐軍使君往來

河西以騎射名軍中從父兄繼倫立功河朔

君往依之補衙內都虞候將奏以官有善相

者謂曰君名一職即死不則過五十為豐家

時相者言它事屢中君決信不復意仕繼倫

卒始來河南因家焉君性剛少長兵間樂散

施以義氣自許與人游處動息持規矩卑意
謹甚以是當世貴人多與之接年五十六某
年某月以疾終于家始景氏所匿其長勳後
貴顯繼倫其嗣也季即奇嵐軍使唯君父亡
他國與兄弟絕故闕其名君娶郭氏治家訓
子甚慈而法後君若干年而卒生五子宗溥
宗禮宗濟宗泳宗源宗溥宗禮皆早亡宗濟
唐州團練推官宗泳給事政府宗源三班偕
職女三人長適尤氏次不嫁俱亡孫七人仲
堪業進士仲方大廟齋郎餘並幼景祐五年

四月三十日諸子奉君及郭夫人之喪合葬
於河南太尉鄉萬安山之原唐州從事君以
誌文為請初予在樞密主丞相府從事君其
壻也與之為有舊後予親之喪在外從事君
助予奉之以歸是嘗德於予者德且舊於其
親之葬是宜為之銘銘曰
嗚呼君之生或蹈大義或陷危國家再覆而
嗣卒以存其艱甚哉及君之葬子孫寢以杜
自進以興其家豈前史所謂有陰德者歟
故福建路勸農使兼提點刑獄公事

朝奉郎尚書主客員外郎上輕車
自述心與都尉耿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克從字徽之曾祖正祖思唐皆明經術
居鄉以行稱父昭化始以通春秋傳取高第
為蜀州司戶叅軍蜀盜起城破被擒賊將汚
以官儕輩莫敢拒司戶獨叱之且大罵至斷
手足死不屈

天子嘉之錄其後公得同學
究出身累調莫州任兵尉冀州司理叅軍會
契丹入寇公率城中豪賈輸軍用下民被兵
皆制以期會又條理獄事與法吏辯刑章常

以議直取勝轉運使劉公綜強力自任於吏
事少所推與獨器公才就薦天雄軍節度推
官磁州民有競田者逮繫百餘人累訴莫能
決俾公按其事得實附曲者咸坐之既出無
一異語知天雄軍王公承衍屢以功狀稱于
朝授大理寺丞權知開封長垣縣事天子
東封泰山以置頓之勤就移通判利州事歷
太子洗馬殿中丞國子博士通判濟州知鄭
州事天禧中河決東郡詔環決河千里調芻
秣輸致之時河南諸郡以無調發之勞詔暴

下吏持之嚴民相驚動有自相決死者公視
富版均其歛無毫釐過繆或貲哀於故者輕
之勝者增之且威信素著吏蓄縮承風旨民
亦莫敢自欺郡中肅然事迎以集是時河陽
孫公奭為政尚寬惠而公以嚴明稱安撫使
劉公燁使還各以其績狀聞真宗顧曰使
天下郡守皆如二臣何憂致治耶劉公因言
公位卑宜獎任之於是擢為福建路勸農使
兼提點刑獄公事遷尚書主客員外郎行部
至河州感瘴癘歸以天禧五年終於福州之

官置年四十三公少孤無兄弟事母甚謹故
知雜御史王公濟為常山通守一見以器幹
許之遂以女歸焉及居官廉直果斷不避貴
勢所至無留事卒以能稱其為人尚義節好
施與有燕趙遺風初公既位于朝再贈司戶
君為太子中允母夫人李氏追永樂縣太君
王夫人封太原縣君夫人明達有智略至性
過人少時母孟氏沒虜中夫人未嘗肉食密
使謀者訪其母凡十餘年散父貲數百萬卒
得母歸宗黨伏某孝二男長傳將作監丞次

知節早卒二女長早卒次適緱氏主簿高鼎
寶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監丞君奉公及夫
人之喪塋于河南緱氏唐興鄉解賈村之南
原其銘曰
朔野之氣節士之裔稟乎勁剛承厥忠毅騁
才而聞秉且而遂胡嗇其年弗克其志塋河
之南得于龜筮不殞家聲在公之嗣

故宣德郎守大理寺丞累贈司封員

外郎皮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子良字漢公其先襄陽人曾祖日休避

廣明之難徙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依之
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佐吳越國
為其丞相父璨元帥府判官歸朝歷馮臚少
卿公幼能屬辭淳化中以家集上獻初尚書
以文章取重於咸通乾符世降及丞相馮臚
皆以文雄江東三世俱有編集總百餘卷至
是悉以奏御得君試對便坐賜出身歷汾州
介休并州榆次二縣主簿時靈夏用師仍歲
饋輓公當督其行不以嚴期暴民事亦以濟
遷饒州錄事叅軍無為軍巢縣令用知已薦

授大理寺丞監筠州酒稅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以疾終于任年五十三公為吏尚寬平不煩教條所至民宜其治去必見思世為吳越顯族樂散施晚年窮匱仰俸入裁自克然均給踈屬終不少懈知者嘉其孝友夫人管氏賢明有法度二男長鎬早亡次仲容今為太常博士三女適曹經宿拱之張奎皆士人二孫公理公高並幼上籍田歲公以子五品得以某官告其第夫人封壽安縣太君明年太君以疾終寶元二年十月二十

七日太博奉公之喪塋河南永安縣某鄉某里壽安縣君祔焉銘曰
皮氏擅名厥初襄陽後家于南再世以昌公事本朝其惟舊邦才奮而通命艱弗克公塋河南是成公志公有令子既孝既禮遂家河南為子孫始
故夫人黃氏墓誌銘并序
河南樂泳來致其父水部君書且自言曰泳母以賢行稱於外氏以暨我家不幸早世不及封號以歿藁殯者三十年今塋有日敢因

父書求文以誌於壙予不得讓夫人姓黃氏
世衣冠父慶長同勳員外郎母王氏新泰縣
君夫人年二十一為水部配四十二以疾終
于興元之南鄭寶元二年正月六日塋河南
永安唐興鄉雙塔里樂氏自水部居之大父
贈兵部侍郎諱史以文章為道儒其後世有
顯人遂為河南大族夫人居世次為冢婦性
寬裕語言動作為諸女法雖僮侍未嘗聞其
厲辭通音律樂施與宗族踈近交稱其德生
四子滋進士中第今為著作佐郎浚早卒泳

冲皆舉進士二女長適供奉官馮維禹次適
太廟齋郎麻公授水部君名許國以材能為
尚書水部員外郎其銘曰
婦道治內潛德弗章有子而才乃顯其光刻
石墓門圖徽不忘
故永清軍節度雜官宣德郎試大理
評事知河南府澠池縣事侯君墓
誌銘併序
君諱詠字可復其先西河人祖益事後唐武
皇起太原軍中從莊宗定河南為中興功臣

歷晉漢領兵鎮位至中書今以太子太師還
第國初疾薨葬河南遂為河南人父仁浦舉
進士早卒君少由進士貢一上不中第用門
資得試將作監主簿調處州遂昌縣不赴官
歷河中府河東孟州河陰二主簿遷魏州錄
事叅軍郡豪趙寶者殺人誣其庸使代死且
賄吏以成其獄君辨狀立正之改武信軍節
度推官知河南府壽安縣事秩滿集吏部與
儕輩見便坐有詔循一資吏部調君入蜀君
求還所循資以侍親遂復以節度推官知大

名府冠氏縣事又徙河南澠池明道二年八
月十三日以疾終于任年五十君生公侯家
雖不及見全盛時然從昆弟或陪符錫封連
姻王家尚有故時餘風君獨喜儒術與寒士
同趣向私室用度委於家史匱費無所省晚
節貲益衰處之自若與人交淡然其久愈固
持論議不為貴勢屈知者尚其節初先君既
終五月君始生母康氏普州刺史延澤之女
明達人也教育以暨成立而君不克終養斯
可悲已娶吳氏屯田隕外郎祐之之女生二

男紹曾紹復皆以廕補官一女嫁王繹寶元
二年九月丙午嗣子奉君之喪從塋緱氏原
紹曾與予善狀君閎闊俾誌于壙且為之銘
太師維祖武功特起肇嗣厥家膺受繁祉降
及禰廟祭以士禮君奮在初乃試于吏既恬
手中亦遠其志晚而益艱終則弗遂緱氏之
原祔于先子誰復其始宜君之嗣
故太常博士致仕何墓誌銘并序
君諱某字某其先京兆咸陽人祖諱朗左司
禦率府率彛河南新安遂為河南人考諱曦

周顯德二年進士第二人終著作佐郎集賢
校理有名於時贈某官母高氏追封某縣太
君君三歲而孤養于外氏能自樹立三十始
舉進士五上得同進士出身授儀州司理叅
軍再調開封祥符尉遷果州團練判官又歷
鳳翔彭州河中永興四幘最後以永興軍節
度判官告老除太常博士致仕還洛七年年
八十三康定二年六月六日終于家君性通
恕善談笑喜人和同然持身奉法不為強屈
嘗與上官爭辯殺人獄終出之後得劫者衆

益伏掌州度吏襲故迹欲上下通為姦利憚
君初廷未有以致其賂乃作匿名書求君黜
聰明拜以金帛投于解垣君曰是必某吏所
為捕送之伏罪君廉益以聞前後薦其行能
者數十人止用選部循資格增廩祿而已流
輩或驟為時用君聞之更有喜色及退居無
分產以自資恬然不以嫌其心躰強無疾一
日呼嗣子命以終制語頗詳悉起居猶平常
自是三日而終即以明年四月某日葬于新
安縣某鄉某里凡三娶兩李氏早亡向氏侍

中拱之女封某縣君一子令孫舉進士禮部
嘗奏名孝謹有才稱四女適盧賁李宗孟皆
明經宗世賢舉進士王宗諤為三班借職銘

進而益室性焉益通處而貧心焉自克仁者
固得其壽君子不謂之窮以勤為養以禮送
終君寔有子世其清風
康定二年八月日也田負外郎知華州事河
南左君得告於朝來塋其先君於河南緱氏

縣唐興鄉解賈里先事告同郡尹某日子始
孩先君教以經藝寔為辭章夙夜以戒曰汝
進于學齒于鄉士其以衣冠名吾家先君既
歿三年予取進士第又五年始有位于朝先
君凡再追命為秘書丞自歿距今十有九年
始得用五品禮葬庶幾以卒先志悲乎不及
見予之有成也請予誌其墓居諱某字某其
先自河中徙家河南為大族其交結皆當世
豪傑貴人及君乃折節厲學所友多賢士大
夫信讓寬厚為里中稱善舉進士一不偶終

于家年四十父諱欽母張氏凡三娶兩王氏
繼以韓氏兩王夫人各以福昌永寧太君告
第皆祔于君韓夫人今以萬年受封君六子
長瑛及第四子未名早亡屯田君名瑞實第
二子次玘玘玘玘六人並幼銘曰
富而學不及以位子而才不逮其狂追命既
告朝服以襚養不克為葬則備方礎刻為孝
子志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
除授右監門衛將軍持節惠州諸

軍事惠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輕車
都尉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
百戶李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渭字師望其先西河人從祖頽頽為周
廣順功臣祖勳始家河陽終右監門衛將軍
贈左驍衛將軍考遜終北部員外郎贈工部
尚書妣杜氏追封馮翊縣太君公少舉進士
景德二年中第授許州臨潁縣主簿歷杭州
仁和開封府陽武二尉皆以才能稱用知巴
薦除大理寺丞知華州華陰縣事移蜀州江

原遷殿中丞乾興例恩遷太常博士先是河
決東郡歷歲未平公以治河平策為獻會恭
知政事魯公宗道奉詔行河即奏同至東郡
時言水利害者其衆魯公獨是公策即換此
作坊副使充修河都監樞密院有不快魯公
者撫公所議與衆不合不復辨曲直罷為鄆
州兵馬都監移知憲州又移鳳州階成二州
接邊頗有內屬之戶故鳳得以戎事制階成
猶支郡前此屬戶攻陷階州之沙灘塞公至
郡馳詣其所究治判狀寬司牧都校趙劍者

擾之公即謹劄道州諭以恩信酋帥皆款服
修復故壘種落遂定以功遷軍器庫副使知
原州事不滿歲改環州遷香藥庫使公緣治
河至是幾十年不得陞京師天聖八年召歸
奉使契丹始得對便殿陳畫邊事天子材之使
還知慶州事明道二年詔近臣舉勇略任邊
者公為樞密直學士李公諮所薦尋加惠州
刺史益州路兵馬鈐轄是冬改元遷東入作
使明年擢為西上閣門使旋改鄜延路兵馬
鈐轄鄜延屬戶比他路為最強多寵以右職

要官部下恣誅殺敢為不法異時主兵者頗
務姑息或利其善馬求取無厭公至凡所饋
獻一不納罪者繩以漢刑皆樂公之不擾然
畏憚莫得自恣焉秩滿知延州郭公勸美公
鎮靜之績奏留再其任又脩其勞狀於政府
言甚切至詔就遷東上閣門使旋改四方館
使始趙德明內附先帝與之約令其入貢京
師道必從鄜延文奏非鄜延不得通自是文
牒往返如隣州元昊初襲爵王公即帥鄜延
兵元昊雖桀驁嘗擾環慶戍落然歸罪別種

以為辭公為報不與之辨齊宗矩以慶州之
兵敗于節義烽為虜所得公以文諭之虜即
以宗矩來還其朝廷亦不發其罪實元元年
元昊大將山遇者率其族三千餘人來歸且
言元昊不軌狀公與郭公議曰元昊猖獗之
志由宗矩敗益彰非待山遇發也自德明納
貢四十年其酋長內附者未嘗納之國家於
德明父子撫愛哺養如嬰兒豈有毫髮負哉
今若納其亡人使其取直以為稱是中國大
信天子含容之德由吾輩所虧損也即境上

繩之其年冬南郊貢輸不至十二月遣其黨
稱所置偽官以來公即拘其人於館亟以事
聞且閱其表函猶稱臣以冠其名公即與郭
公議奏以夷狄僭中國名號誠不順然尚稱
稱臣可漸以禮屈願與大臣熟議天子方命
帥推經略兩事所奏皆前此就移無領廊
州臣是降授尚食使知汝州事數月移磁州
明年有上書訟公前絕山遇事者又降為右
監門將軍白州兵馬都監久之寢疾語諸子
曰吾在兩邊十餘年雖以罪去猶願一見上

陳當今制虜之宜死且不恨今不幸遂塞而
亦伸乎以康定二年四月六日終于官年六
十三自公再被黜典皆與郭公同命公既終
一月朝廷起郭公知鳳翔府事次子先因遺
奏特授守祕書省校書郎識者悼公之歿焉
公初娶張氏封清河縣君繼崔氏封壽安縣
君二子長曰兢東州節度推官次即校書皆
勤學有才稱一女尚幼即以其年十二月十
八日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龍門鄉南五里銘
曰之具

自古四夷或侮或順以威以懷世其異論在
公之策羈縻示信躡而不復歿有遺恨匪身
之謀唯國之狗刻此銘章載其忠憤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故朝奉郎尚書司門員外郎通判河南
府西京留守司兼畿內勸農事上輕
車都尉賜緋魚袋盧公墓誌銘

故西京左藏庫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工部尚書使持節普州諸軍事普州
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廣南東路駐泊
兵馬鈐轄兼提舉本路巡檢兵馬賊
盜公事上柱國太原縣開國伯食邑
九百戶王公墓誌銘

故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知蘄州
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護軍賜紫金
魚袋張公墓誌銘

公諱彛字漢臣其先魏郡人唐末從祖有官
河陽者舉族因遷河陽世服儒衣冠無顯者
父用贈光祿少卿母某氏封某縣太君公塋
光祿河南遂為河南人景德二年再舉進士
中第歷宜州寧國封開中二年二縣主簿泉州
晉法尉用薦者改著作佐郎遷秘書丞太常
博士知并州榆次揚州天長二縣通判杭州
事入尚書省歷屯田都官員外郎知文州蔡

州事賜五品服提點開封府諸縣刑獄公事
轉司勳員外郎知明州事就遷祠部郎中召
還擢為刑部郎中荆王府翊善賜三品服兼
判司農寺寶元二年以疾辭出知徐州事進
兵部郎中移蘄州康定元年五月終於郡年
六十二公五歲而孤母夫人携以歸其族從
師學既冠善屬辭博涉經史河南素多士公
晚輩穎然見文采亟與知名者游衆不敢以
門寒後公僦僕尚義節居貧以約自守未嘗
假所不足於人人有伺顏色而進誠者公審

其果善士乃承其意後皆重僕之無一不報
厚朋友險夷共之人莫能致其間言其人歿
雖久有妄評其短者公嫉之終身為著作佐
郎丞母或率錢數十萬為助者公曰吾以士
塋親於禮無嫌者惡用賄為乃謝不受其為
政待吏甚察然寬民緩徭不喜刻削宰天長
尤以治稱有錢象吉者作天長善政說以美
焉在杭州會軍士以三司所給賚物䟽惡喧
噪趨牙門公即馳往諭之衆乃定壘書褒美
屢平疑獄後得有罪者事登白佐王府未嘗

以柔愉見言色進退必以莊其剛守類皆若
然亦以是卒不顯貴娶陳氏封福昌縣君
後公數月而終子彥伯某州某縣主簿慶仲
寧州安定主簿慶歷四年十二月二子奉公
及福昌君之喪塋于河南之龍門山銘曰
閑放其通強毅其守行隆州邦信在朋友為
政之仁在民則厚考古循良孰我先後匪豐
其祿又奪之壽獨茲令名是謂不朽
身相入故太中大夫右諫議大夫柱國南
其果善士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

公諱國華字某其先深州博野人世家冠舊
族四代祖又賓當王景崇襲有鎮冀四州佐
其府累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景
崇於河朔諸鎮中輸責最為恭順由庶子漸
劇以德義故以功名始終庶子生四子韞辭
慎辭定辭昌辭皆以才名為王鎔賓屬于時
鎔府號多賢士定辭嘗以掌書記聘幽州時
燕客馬或名北門舊儒以博洽相尚或大屈
狀留辭終真定府鼓城令即公之曾祖也生

廣晉府永濟令諱璆遠張文禮之難徙趙郡
以文知名與李崧徐台符為友二公交薦其
才會疾不起徐作詩以為當世朋友無復繼
者李卒以兄子歸韓氏實趙郡太夫人永濟
生太子中允知康州事諱今上御名始遷相州安
陽遂為安陽人屢為藩鎮辟署敏書奏時推
其工嘗宰真州清河作條教諭民以不擾能
信其言所至以寬良稱公即康州之第四子
年十九舉進士太平興國二年天子初御殿
覆試上第為大理評事通判瀘州四年代還

授太子右贊善大夫旋以例補外幙授安德
軍節度判官七年除秘書省著作郎監蔡州
稅雍熙元年遷監察御史三年假太常少卿
使高麗還拜右拾遺直史館賜五品服四年
充三司開拆司推官尋改主判開拆司累遷
左司諫刑兵二部員外郎帖昭文賜三品
服凡三為鹽鐵判官又為左討司判官判戶
部均院都判三司均院至道二年以屯田郎中
充京東轉運副使移峽路轉使運真宗聽政
遷都官郎中還朝權判大理寺出知河陽咸

平四年就遷戍方即中移知潞州事景德三年假秘書監使契丹還為江南巡撫使入權開封府判官四年車駕拜陵推領曹州事召歸授太常少卿知泉州事大中祥符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四年代還道病三月十一日終于建州之傳舍年五十有五公為文章不尚靡放辭達而意不窘進止威嚴目不妄視佐彰德軍年尚少鄉里多識公出觀者浹路或相語得韓公左右顧當其者酒其重若此雍熙中王師北伐聞高鹿與契丹嘗為仇怨命公

諭昔以分虜勢公至其王治畏虜無報復意公為陳中國威略動以禍福乃承詔然遷延師期公曰兵不即發不若勿奉詔出不及虜境不若勿發兵口語激切又繼以書至子返治憚公堅正知大國不可欺乃命其太相韓光元輔趙抗兵二萬五千以侵虜且俾光等率將校詣公公猶留館須其兵出境乃復命淳化二年契丹太將蕭寧遣人抵雄州請和天子疑其詐命公馳往公代州將劉福作書與寧鈞致其情得寧答辭前後反覆無所依

由是悉見其偽狀在三司更張事凡二十七條其興利使民樂趨而上收其贏其立法使人易守而難犯故所施置通久而少弊臨上黨會虜寇河朔上黨與趙魏地最親公辦嚴修訓簡器供餉皆先事區處民以無擾詔書褒美初太宗親擇材臣有由外庭小官不勾歲柄用者公忠力不懈天子深器其能而為見忌者所排故位不甚進然益任以事留京凡十年舊三司判官不兼三館職事公為鹽鐵特命直昭文館判官帖館職自公始

真宗緣先帝意以名臣待公開封嘗繫囚數百委公決之江外阻飢命公撫之皆以任事稱北方請盟之明年公以使往士諭曰卿昔使高麗故以選卿又顧同使周漸張若谷曰卿凡事當詢韓某公性既任直無所附合持權者復不為推引更歷中外垂四十年位纔諫大夫于時皆嘆其滯然公亦不壽故不究其用迹其行事皆得舒發所蘊未嘗沮撓又被顧兩朝為縉紳屬相非不遇也公既歿衆人之有知者相與趨建陽拜奠朝夕哭請浮圖

營齋以報公德其寬愛感人隆此公閑達有
度量與人語言盡誠無德非議戎事未嘗及
推數自以少孤見祿及親者必撫然感傷焉
愛親族姑姊數人孀且老皆迎以歸事之甚
謹外兄弟甥姪悉為其婚嫁清約自守家無
餘資諸子皆訓以經藝例恩得任子多抑之
須其成立然後奏以官及公之終未嘗有
人夫人羅氏諫議大夫延吉之女鄴王紹威
之孫封宜城縣君子穴人球湖州德清尉瑄
將作監主簿琚同封貞外郎琬河陽司法叅

軍璩著作佐郎琦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一
女嫁西上閣門使高志寧樞密之兄姊今無
存者初同封登朝與樞密並贈公吏部尚書
慶曆三年樞密追榮三代贈公太傅妣羅氏
追封仁郡壽夫人以故贈太子少傅妣李氏
封趙郡太夫人曾太父贈太子少保妣張氏
封清河郡夫人五年二月某日樞密奉公失
人之喪歸葬于相州安陽縣之新安村距祖
塋三十里其銘曰
韓氏自唐載德以世丁時孔艱東節愈厲公

奮在初才克有試曰州曰邦以功以事豈不
較利多通冬勿僣亦既立法究窮固歎布威東
夷申北南裔維皇之咨宜輔于治若時之瞻
則協於義年胡弗淑位胡弗至靡人不嗟彼
蒼誰懋在子而昌實公之嗣衮服以章莖則
有制豆籩式嘉祭則備器孝乎有家傳子百
祀禮記故兩浙轉運使朝奉郎尚書同封員
外郎護軍賜紫金魚袋韓公墓誌
銘并序

公諱琚字子溫相州安陽人右諫議大夫贈
太傅韓國華之第三子幼敏惠太傅愛異諸
子凡有撰述各執筆以授之由是盡得屬辭
之体以蔭試將作監生簿調饒州鄱陽尉大
中祥符七年求應進士舉郎守江嗣宗素未
知名一日召登即閣出鴻鴈來賓賦題以試
之公少頃即就格致清麗有唐人之風江大
稱賞即時薦送江左有書其賦於屏者其愛
重如此明年中第授太常寺奉禮郎知河南
府永寧縣事時王公嗣宗守河南政尚嚴察

東官吏一以法細民或縣訟不勝率走府自
直屬官畏慄益顧慮不任事頗以疲軟罷永
寧在河南名最劇縣公年少果敢善決斷民
吏愛伏王公嘉之遂不奪其治且薦於朝用
薦移通判廣信軍事丁內艱服除累遷光祿
丞秘書郎太常丞歷通判趙祁虔三州事虔
於江西號難治民喜訟或偽作冤狀悲憤呼
呼似若可信者非久於政莫能辨公至會守
缺代行郡事能究其風俗不為聰明不作條
教因事以考其枉直下莫能欺辭林者自以

為不寃召還為辟牧判官賜五品服張文節
公秉政嘉公文行令以所著篇集上獻且以
姓名寘佩囊中將薦之會薨遂寢初公在趙
州曹韓公利用以其鄉里善公之政及郡牧
判官缺奏公補其任曹得罪出通判濠州事
轉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貲外郎知黃州
澤州事京西路提點刑獄時西京天宮白馬
寺並營浮圖募衆出金錢費且億萬權臣為
倡首旁郡承風指塗商里豪更相說導附嚮
者惟恐後公抗疏言狀罷之就移福建路又

改廣南西路轉運使安化州蠻叛殺宜州守
將王世寧朝廷遣將加兵復詢公制賊利害
公上言蠻負險攻之則竄保崑洞嶮絕不可
窮其迹置之則時出侵掠恣為人害師久留
屯復多疾厲物故為今策莫若盛兵逼其巢
穴示以開納蠻必畏威款附然後罷遣屯戍
增募土兵守其要害宜不能復叛其後卒如
公策嶺表久無事兵暴起轉糧糗具器械公
處置皆有方不嚴期促辦而軍用以濟朝廷
嘉之就遷司封還朝賜三品服判三司都理

次憑由司康定元年夏出為兩浙轉運使次
潤州以疾終年五十一公性至清慎動自檢
察他人視之以為難常而公持之終身父兄
既歿撫養弟姪極其恩意間或文酒相懽門
庭之內自為師友有行事不如意者委曲開
諭未嘗及以惡辭故皆率教誼競自樹立焉
公之季弟樞密副使琦以慶曆三年追榮三
代故公之曾祖廣晉府永濟令諱瑒太子少
保祖太子中允諱 贈太子太傅太傅夫人
羅氏追封仁壽郡太夫人公娶李氏封壽春

縣君公歿纔數月而逝四男景融將作監主
薄性和雅善屬文後公五歲亡方彥試秘書
省校書郎直彥孝彥並太廟齋郎四女長適
著作佐郎葉仲舒次早卒次適左侍禁曹測
次適殿中丞范寬之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樞
密奉太傅大夫人及公之喪葬於安陽之新
安村李氏祔焉銘曰
虔之州治可以觀公之政文節之知可以觀
公之行持清太高寧或譏評篤愛過慈實其
資性蹈中弗越秉常以止嗚呼厚其稟而蓄

其享焉得以言命

故朝奉郎尚書司門員外郎通判河

南府西京留守司兼畿內勸農事

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盧公墓誌

銘并序

公諱察字隱之河內人舉進士授復州司士
叅軍累調光化軍乾德襄州襄陽二主簿夔
州復節令泉州觀察推官遷大理寺丞登朝
為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入尚書省為
水部司門員外郎允歷知河南密江陵公安

彭州永昌三縣知蒙州事白波發運判官最
後通判河南府事實元二年八月十日以疾
終於官年五十五初公景德初以進士貢有
名稱禮部薦在高等有以先相名聞者且曰
盧某男不當與科第上亟命以官吏部復持公
年未中格遂以閑曹授之公既見詆於時益
以風節自勵所至朝夕勤事勇於行已不以
上官不合易其守前後斷疑獄濟飢民發姦
吏復逋亡所部監司以真狀為薦者相繼始
終以幹理聞能為古文章有集三十卷別著

晦書一卷靈感誌三卷注孫子三卷雅愛太
玄為之注未成臨終命焚之獨留一篇拜序
且曰後世必有吾繼者善撫宗屬及姊妹子
之無依者親為嫁娶幾十人篤尚風義侍御
史臧奎於公有舊恩名其次子示不忘臧氏
景祐中嘗得召對從容叙及丞相得罪事言
已流涕上感動即贈丞相工部尚書夫人蘇
氏追封河南郡太夫人初丞相以兵部尚書
相太宗後徙朱崖雍熙二年以疾終其九月
公始生公感家世蒙禍居常自傷至是五十

年追命常伯卒獲其志世皆異焉蘇夫人漢
相禹珪之女當丞相貴封幽國夫人公祖諱
億少府監嘗贈太師母李氏鄭國太夫人公
娶張氏封清河縣君其父文勝為達州司理
叅軍遇盜起迫署以官不屈以兵死公之子
九人戡滅城成戮斃戒感城有文行早世
戡成戮斃皆幼亡滅以進士第為河陽尉
戒感並學為辭章二女一夫一未嫁孫壽
康壽寧壽祺尚幼慶曆三年十月辛酉滅奉
公及清河君之喪葬于河陽某村之西北原

銘曰
既艱其生又窒其仕匪俗以何兮將永殞公
秉常方方以厲道不屈兮文益肆追命其先
考如始至惟此孝心兮德之至能銘其烈兮
公之嗣
軍數入故函京左藏庫使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工部尚書使持節晉州諸軍事
普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廣南東路
駐泊兵馬鈐轄兼提舉本路巡檢
兵馬賊盜公事上柱國太原縣開

國伯食邑九百戶王公墓誌銘

公諱世隆字可久其先自瀘洲徙河南今為河南人少舉明經上第授洪州分寧主簿累調涇州司法叅軍越州山陰縣秦州錄事叅軍遷大理寺丞歷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北駕三曹負外郎換左藏庫使改左領軍衛大將軍致仕復為左藏庫使領普州刺史由大理寺丞至負外郎元歷監台州酒稅知河南府壽安縣事徙知雲安軍通判邠秦二州事由左藏庫使知夔州事起致仕

知登州事移廣南東路兵馬鈐轄行次南雄州慶曆二年二月二十日無疾終于館年六十七公性通其為吏事雖細微處之極精或事劇体鉅他人蓄縮不敢議決之益不疑卒無纖毫差失所至以材聞在秦州會曹公瑞治兵扞戎命主儲餉曹公表公能辦戰雖軍事亦與謀議遂力薦之明道中歲大饑公為坊州出廩粟以賑民僚吏固曰必待報公由民方徙溝壑緩之困將日甚天子至仁必不以加罪縱異此吾任之無限公始緣曹公

薦世多知其有文略王丞相隨典樞密言公
策略可試遂領使賊及以疾致仕還洛而疾
平會張定公以留守入相嘉公精力且惜其
材乃復起之公重厚寬愛不務峻刻於治獄
尤尚平允僚屬有一善孜孜稱道御士卒亦
隨其所任不強其不能下亦樂為盡力劇飲
至醉不亂父應之累贈屯田員外郎母諸葛
氏追封永寧縣大君娶董氏封金華縣君二
男沂右班殿真炳河南河清主簿四女皆適
士族慶曆五年七月五日沂炳奉公之喪葬

于河南縣洛苑鄉司徒里銘曰夫文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誌銘祭文

故金紫光祿大夫秘書監致仕上柱國

清河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食實封

一百戶張公墓誌銘

故朝奉郎同封直外郎直史館柱國賜

緋魚袋張公墓誌銘

故朝散大夫尚書司封郎中充秘閣校

理知均州軍事兼管内勸農事上柱

國李公墓誌銘

故將仕郎守瀛州樂壽縣尉任君墓誌

銘

祭僕射王沂公文同祭謝舍人文閣外

故金紫光祿大夫秘書監致仕上柱

國清河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食

實封一百戶張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宗誨字某其先曹州宛句人太父諱某

避亂徙河南遂為河南人父諱齊賢以道德

名望相太宗真宗贈太師尚書令中書

令英國公母崔氏秦國太夫人公以廕為秘

書省正字四遷至太子中舍監騏驎倉西京

左藏庫在京左藏金銀庫召試賜進士第累

遷秘書省著作郎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

職方三負外郎歷監香藥樵場院同判國子

監判尚書祠部吏部南曹登聞鼓院出通判

河陽知富順監入為開封府判官進祠部郎

中判三司度支勾院出京東轉運使徙河北

罷知徐州更兵部刑部二郎中太常少卿除

檢校工部尚書文州刺史充四方館使知代

州徙衛州加果州團練使永興軍兵馬鈐轄

移鄜遊路鈐轄兼知鄜州嘉興州防禦使復
詠興軍鈐轄未至改知邠州抗章請老以秋
書監致仕慶曆五年閏五月一日薨于河南
會節坊之私第年七十有七公未冠從英公
鎮代地屬揚繼業初沒虜數出擾邊英公敗
之城下邀擊於土燈虜又敗復用奇兵破其
數萬衆於繁時當是時代兵驟勝朝廷倚
重英公公朝夕左右預參密畫或俾按視行
列傳布號令公亦善騎射馳突往返幾危者
數矣由是以知勇聞太宗嘗遣使代郡諭

英公曰善視此兒吾行用之會英公以功入
輔深抑子弟私恩故前勳不叙公與仲弟宗
禮舉進士有文稱復罷之不令與寒士淨名
訖英公再秉政仕不出莞庫景德初制以六
科取士公止安邊議求以武足安邊科自試
不報大中祥符中增前議為三升卷詔學士
院召試初英公論符瑞及修官事有大臣之
言頗與當時得幸者意異至是公止改署國
子監事天禧中河決東郡並河千里輸芟薪
完復故道暴吏嚴期民力不能致將以稽違

取罪有持金錢自經者公請少緩之且損其
數章三上言益激至頗採用焉在富順監會
夷人斗即春叛群醜竊騷公遣使撫之不即
從公曰夷怙吾撫安謂吾兵與力不制怠甚
矣自將州兵攻之夷衆數千來戰公分兵為
三鼓破之進拔其四擱夷僚遂定監司害其功
不即聞及代還朝廷褒之為開封府通判自
是數進見所論多邊事嘗曰虜貪而尚戰國
家羈縻二方予厚而備弛非久策也然羌必
先叛其酋悍而不仁始嗣而用其衆西涼故

地且盡之矣恃其武必肆於大國及換使戰
不三年夏貢不至朝廷思公前議進領團結
往護西師辭曰對數刻訪以九事一國體二
易義餘悉兵家奇正之說公數答明審上慰
遣之在鄜州范忠獻公鎮延安以舊臣密訪
計議公以虜勢未易輕凡戰鬪戒在趨利未
幾劉平石元孫敗沒黃德和遁還延州不納
又走鄜州公曰軍奔將懼而無歸所以取亂
也乃納之拘德和於館撫其傷夷鄜城大而
不完公方議新之會虜騎驟至是時天下久

安入不知兵上下惴恐將奔竄山谷公舉措
不失常度號令齊一嚴外候謹門防籍入而
禁出索材簡器補葺罅漏耆幼疲瘞使之各
任其力一夕而城守皆具外姦莫能窺其隙
虜知有備乃去以功有興州之拜且許便宜
從事初公在代告老不允會興西歸遂以疆
事自力至是朝廷益發屯兵增遣近臣護軍
公復內徙迺曰吾當得請矣平如初志公漸
英公之訓以愛民恕物為任凡治民必本風
俗尚儉節教之殖木藝穀以資其生故民象

其利而懷其愛其刺舉外部吏屬至_不戢者直
其罪不挾隱微數議刑章或引律比者多傳
於世故號稱寬平通經術明治亂陰陽象緯
之書叢詞萃說錯見互出世所難曉者公鈞
淵發源貫穿條理無不浹洽尤長於軍志前
古用兵皆能辨其所以為勝負施於今若無
窮措其被遇已晚不究其用良可悲已宗族
因公宦者十餘人其保任不間踈近皆以年
為先後故諸孫多未仕者初公以雍熙甲申
始官秘書局逮康定庚辰凡五十七年以大

秘書還第体強力完神清識明康寧壽考時
罕其比有文集若干卷別著刻漏記花木編
二卷夫太呂氏封馮翊縣君以次子讓例惠
追封東平郡君子七人長子臯終司封員外
郎直史館次未名早世次子憲刑部郎中次
子文終大理評事次子庚大理寺丞次子定
屯田員外郎次不肖女三人一早亡一適宗
儀副使馮成美慶曆七年二月某日刑部及
二弟奉公夫人之喪塋于河南某鄉之某原
其銘曰

在昔履方王貢以共衆括于安并兵為凶公
奮獨議備茲寇戎公守于廊虜役其封保無
堅壁戰無選鋒公實始至群心未通士民惴
恐誰謀之從公一號令其趨如風鼓金其聲
旌旗其容虜知我備莫予敢攻內外安堵繫
公之功公識孰先公才孰雄孰艱其位有志
弗克於昭太師元台止公公實嗣之顯而未
融世德益茂陽報其豐有子有孫慶流無窮
二日卒故朝奉郎封員外郎直史館柱國
賜緋魚袋張公墓誌銘并序

河南張公諱子臯字叔謨以康定元年七月
二日卒於東都道德坊之私第其從父弟子
夔狀其行實曰吾兄以文章名于時孝友稱
于家識者以為必能繼乃祖丞相之烈雖吾
兄弟亦推之曰是將復興吾宗不幸始壯被
譴遭回坎壈以至於沒得非命歟今年其仲
弟子慙以書來求銘將以慶曆七年二月某
日塋于河南某鄉之某原嗟乎子獲見于公
固久嘗語予曰吾交天下士多矣然不以通
否易意者予也公知予若是不誌其墓曷紓

予悲公之先濟陰人曾大父冀公始遷河南
祖諱齊賢司空贈尚書令英國公父諱宗誨
秘書監母呂氏東平郡君公幼而才敏景德
四年年甫十八舉進士辭章傑異時輩馳名
聲者皆出其下明年取甲科試校書郎知鄭
州新鄭縣事遷保平軍節度推官英公奏授
校書郎館閣讀書于時朝廷尊瑞命修禮之
從官及儒學之士率獻賦訟以稱上德其華
潤典美布於人誦者蓋才一二公雖齒少秩
卑而常得預焉由是天子知其名擢為著作

佐郎諸公皆欲出其門下公益自樹立少所
附命寇萊公深器之會留守西都奏掌磨勘
內院實註記室萊公移京兆復奏知萬耳縣
事轉秘書丞館閣校勘召試直史館初公在
雍喪配萊公意以女歸之而未成也萊公罷
相始婚于寇氏及其南遷公坐姻戚出監西
京監院俄落史職監撫州稅降大理寺丞久
之代還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天聖四年始遷
殿中丞知河南縣治尚寬平獨吏為嚴民有
訟者止辨其曲直解繩以法故去而見思歷

太常博士監西染院進此田負外郎判吏部
南曹明道三年今官傳李丞相秉政萊公事
得雪復公史職遷度支負外郎知太常禮院
逾年李丞相罷為奉常公亦出知慶成軍徙
知陵州以郡入田租素厚求易他郡得邛州
未行政通判鄧州州將素貴他時佐郡者多
誣禮事之公曰朝廷之儀貴賤有常制苟過
之非所以愛國体安大臣也持已必以禮無
毫釐過差人以為難轉封司負外郎寶元元年還
朝命決畿內獄未幾暴疾數刻而亟年五十

有命公生貴家少年取聞於時論議有風采
雖韻格素高而不自矜負人亦樂與之游初
坐萊公事嫉寇者皆嫉之及李丞相罷與李
異者復擠之然公於人未始有仇也世所謂
朋黨者果在此耶在被耶入不吾辨也公既
見擠廢官于洛及得告前後幾十餘年洛中
有英公別墅常與親舊縱游觴詠自適向時
榮名擢落迨盡縉紳有驟為時用者公禮之
如進在己先循循然不嫌于色他人問公不
不遇為窮公不自窮也有文集若干卷娶白

氏繼冠氏某縣君三子仲武某官仲衮舉進
士今亡仲友某官女適進士李希甫銘曰
吾觀人之情莫不以顯榮為通訕辱為窮然
死之日曾無銖兩之異焉獨善惡之著其人
雖沒其名猶存必視其鉅細為世之近遠故
君子置彼而忘此若公者進必由其善絀不
自其身於其生猶不自謂之窮况其歿耶然
公之才名卒顯於世嗚呼遠哉
故朝散大夫尚書司封郎中充秘閣
校理知均州軍事兼管内勸農事

建雅國李公墓誌銘

公諱垂字舜年博州聊城人咸平中舉進士
初命解州聞喜尉換州司法每調湖州錄事
參軍召試為崇文院校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
遷著作郎秘閣校理歷太常博士尚書祠部
度支司封三曹員外郎郎中由校理監裁造
院判三司理欠憑田司同修起居注出知毫
穎晉絳均五州事年六十九以明道二年六
月二十五日疾終于武當公始舉進士上兵
制書大要論國家常率丁民為兵而群下搔

動田籍不洗其故也今若莫覈民數於籍十
一而附亦十除之二十五年者皆勝兵部伍
有等更林有法則三代之制可漸復也又上
將制書皆推本社義節制之說于時號為北
州大儒及在秘閣陳導河形勝書言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災異畢書獨不書河決者夏禹
故道存也今河勢益北因此可遂復故道及
天禧後河數決命公馳傳行堤公守前議稱
勿塞復執政者意異議遂革後既塞復決率
如其策國史取公議以備河渠志焉故事禁

中須物黃門署上者促辨公在憑由河議令
諸君驗燼文乃承詔遂為常制可晉公秉政
公掌右史未嘗通私謁可復不喜求公治毫
州章入命未下已得代公者領事人感為公
憤者公曰吾得請矣終身無一言及于民凡
為郡不煩教條不嚴期會所至大安其治有
古循吏之風延接士子必譽其長而進其未
至其志在獎發如此文章尚典正最明于制
度群書百家無不通尤邃地理志天聖中頗
用舊老典贊書公在儒館德齒俱先又素望

甚高而以及疾頻求外郡庸非命耶所著文
集總三十卷公之祖父皆以隱德推於州里
贈衛尉卿諱筠扶風縣太君耿氏公之考妣
也娶劉氏封彭城縣君奉先姑以勤孝事公
以柔明御家以慈肅後公十二年以慶曆五年
八月二十三日終于寧州官舍五男伯昂知
江陵府潛江縣事仲昌大理寺丞監寧州酒
稅叔旦寧州彭原縣主簿次二子未名早亡
二女長適鄆州頓城生薄范孝孫次適將作
監主簿崔植孫男二人惟和郊社掌座惟穆

業進士孫女五人長適進士張開次並初初
公守武備通南陽燮其土風遂營居焉彭城
君既歿其九月仲溫叔且護其喪自北邙來
歸南陽相昂泊武備奉公之喪以某年十二
月庚申合葬于鄧州穰縣禮義鄉于保里從
先命也銘曰以公之德為全導
性質而明志厲而堅在儒為醇在德為全導
河以勢籍民以年議無汙卑辭追告先始塋
于穰自公所遷刻此銘章以永其傳
其高而故將即仕守瀛州樂壽縣尉任君墓

誌銘并序

南陽掾任據告予曰據不幸始生而喪先人
養於母氏既有知然後審先人之未塋顧弱
且貧力不足以襄事危乎其不得塋也天假
其生得吏郡縣月有廩入以遂其初志將以
某年某月日葬于汝州郊城之某鄉某原願
寘方石以銘其諱氏予閱掾艱窮奮厲以克
有立又嘉其粗能導其先之行實故為之誌
云君諱某字某其州清河人治五經盡明其
章句大義授經者凡數十人工部尚書趙公

昌信召館門下趙公侗儻尚義節君不專經
藝取合特以性識敏辨議論感慨故始終
禮異加強記絕人趙公常令讀道北碑再過
則能默誦咸平初中第補京兆高陵尉再調
瀛州樂壽尉居官頗有薦其能者景德元年
四月十一日以疾終于官年六十五娶朱氏生
子仁長曰希次即掾今為君後銘曰
古者士塋以逾月得載改塋服緦者謂塋不
如禮或墓壞而遷非不即塋也近代拘陰陽
之說有再世未塋者不其酷哉亦有力不足

者始君沒四紀而始塋其嗣非不為蓋不能
也問殆與前所誡者異矣
式在自祭僕射王沂公文
年月日故吏尹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
故資政殿大學士僕射相國沂公之靈景祐
初公臨洛師某在幕府公以才敏見自數被
器使議獄處事某或依違其言公必丁寧勗
以正道及公再秉大政嘗以身事有請門下
公莊色厲辭不少息假某始中慊終則大
悟嗚呼九公語言雖因事見誨然公在大位

默不敢傳公今薨謝輒錄以自思公言之評
天實鑒之以衰服不獲搢故使之別情禮莫
神嗚呼哀哉再東大廷曾以良車百餘門不
器身請祭謝舍入文亦載其言公必不寧
年月謂其位尹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
告于故副閣舍人陽夏公之靈某仰公德望
固為前輩至於年齒差長七歲再世路相期
在于白首敬別去不甚為戚戚相遠不數為
書問公之聰明宏遠守以仁厚論者咸謂宜
貴且壽况復術士言與論者頗合益不慮有

意外事聞計之日既駭且疑公体素強不聞
有疾且論者與術士言不宜繆異若此豈傳
者妄耶久之自解曰聖人謂仁者壽而顏子
短命論者烏能先識哉術士言固不足信雖
体強無疾寧必其長乎耶審是傳者不妄也
嗚呼某與公別五年嘗以書期今年秋往詣
郡下前日叔謨來言公於客坐中目某信士
期之必至既而某用家事卒不得往又不作
書以道所不往意使公言為無驗此大恨也
誠以公方且貴盛如前所稱故不汲汲於一

見向知公至是雖數千里猶當一往况不及
千里耶復念在洛日聯公政事辨隱處疑亦
有異論公或意悟歡如已出某雖理屈情辭
無嫌非公誠盡孰能使某如是嗚呼公存天
下所仰公沒天下所哀以衆人之哀又益以
私恩其為鄙心可復道哉臨紙悲塞萬不一
伸嗚呼哀哉伏惟尚嚮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表疏

乞坐范天章貶狀

論命令恩寵賜與三事疏

論朝政宜務大體疏

論朋黨疏

進正觀十二事表

論城永洛利害表

乞坐范天章貶狀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騎都尉臣

尹某右臣伏觀朝堂榜示范仲淹落天章閣待制知饒州勅辭內有自結朋黨妄有薦引之言臣識慮闇短嘗以其人忠亮有素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口語籍籍多云臣亦被薦論未知虛實仲淹若以佗事被譴臣固無預今觀勅意乃以朋比得罪臣與仲淹義分既厚縱不被薦論猶當從坐况如衆論臣則負罪實深雖然國恩寬貸無所指名臣內省於心有靦面目况余靖自來與仲淹蹤跡比臣絕踈今來止因上言獲以朋黨被罪臣不

可尚免願從降黜以昭明憲

論命合恩寵賜與三事疏
慶曆二年

四月日朝奉郎守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新

差通判秦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

尹某昧死再拜上疏 皇帝陛下臣聞漢文

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為慟

哭孝武帝外攘四夷以強主威徐樂嚴安尚

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為誠二帝不以危亂

滅亡為諱故子孫保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

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

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興
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
輒被詰責二帝以危亂滅亡為諱故秦隋之
宗社數年為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
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
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至於西有不
臣之虜北有強大之隣非特閭巷盜賊之勢
也自西虜叛命四年旁塞苦數擾內地疲遠
輸兵久于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兵
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

陛下當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
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寬
大未有能遠過者也然未聞以宗廟為憂危
亡為懼此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何者
今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戒
之慎之在陛下所行耳非有難動之勢也
而陛下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是以謂
陛下未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者以此夫命
令者人主所以垂信於下者也異時民間聞
朝廷降一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皆相與竊

語以為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群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朝廷意移矣忠言者以其陛下信之不能終頗自絀其謀以為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間唐氏衰政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為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

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為沮德音則威柄日輕臣又聞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貴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貴大臣之守正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與者國家當以勸功也此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大醫之屬賜與過厚人間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踈遠之人誠不能詳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

日煩即知畜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
西方用兵用度寢廣帑藏之積未必皆為賜
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
陛下行事感動耳往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
賜金則無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往往
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
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
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夷狄之為患朝政日弊
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
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綱

紀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夷狄之患庶乎
息矣伏惟陛下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
亡遠法漢主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
民更始則非獨賤臣幸甚實亦天下幸甚干
犯鈇鉞臣無任戰汗激切俟命之至臣昧昧
死再拜上疏

論朝政宜務大体疏 為進奏院
飲會事

十一月日朝奉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
州軍州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備紫臣尹洙
昧死再拜上疏 皇帝陛下臣聞至治之本

在於務大體不在乎任察也漢明帝察察唐
德宗以察為明皆著譏前史非盛德之論然
則衆之好惡必察之臣下忠邪必察之非謂
究發隱微作為聰明者也近聞詔獄所治類
多善士因醉飽之失發曖昧之罪臣竊以為
過矣大抵士君子少長修飭始終如一者皆
純固介特之士舉朝論之者不一二至於年
位尚輕頗或踈縱及寄責稍重始自矯厲而
能建事功於世樹名節之効者不可勝紀此
殆常入之情明主所深亮也茲事雖往臣所

慮者上下相伺動輒得咎刻薄之風寢以成
俗於盛明之治所損不細非特謂二三子信
也又比年已來既行之恩尚或中寢既用之
法罕蒙開釋豈搏擊之言易以進寬厚之論
難為陳哉伏惟陛下采漢臣窺私之誠鑒
吳王校事之弊因褒澤之後發寬大之詔明
諭有司凡臣下纖介之惡非虧損教誼侵害
民物者勿復以聞至若暴亂之前驕僭之原
誣罔朋比徇私滅公此王誅之所先願
陛下留神聽察無志其細而遺其大則善者

聳而惡者戒矣狂瞽之言惟聖明財擇幸甚
臣洙昧死再拜上疏

論朋黨疏

十一月日朝奉郎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
州軍州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洙
昧死再拜上疏 皇帝陛下臣聞知賢而不
能任任之而不能終於治國之道其失一也
去年朝廷擢歐陽修余靖蔡襄孫甫相次
為諫官臣知數子之賢且久一旦樂其見用
又慶陛下得賢而任之所慮者任之而不

能終爾以陛下知臣之明脩等被遇之深
豈有任之而不能終哉蓋聞唐魏元成既薨
文皇親為撰碑文以賜之後有言其阿黨者
遂覆其碑近世君臣相得未有如唐文皇與
魏元成者間言一人則存沒之恩不終臣未
嘗不感憤歎息而不能已也以是而論則知之
任之為易終之實難可不慮哉屬聞歐陽脩
領使河北臣以邊事之重故不復以內外為
疑今又聞蔡襄出福州未審襄以親自請為
以過斥若以過斥豈當進其官秩若以親請

則襄在京師不三年已再省其親士大夫去
遠方而仕京師者孰不念其親豈獨襄得遂
其私恩哉則襄之不當出明矣陛下優容
諫臣在唐文皇上脩等之才雖不愧古人然
所施為未能少及於魏元成則間毀之言不
必待其沒而後發也伏惟念知之之已明任
之之已果而終之之甚難則天下幸甚然臣
愛脩等之賢故惜其去朝廷而不盡其才
如陛下待脩等未易於初則臣有稱道賢者
之美如其恩遇已移則臣負朋黨之責矣夫

今世所謂朋黨甚易辨也陛下試以意所
進用者姓名詢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稱譽
必有對者曰此至公之論異日某人或以事
見疎又詢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營救必有
對者曰此朋黨之言昔之見用此一臣也今
之見疎亦此一臣也其所稱譽與營救一也
然或謂之公論或謂之朋黨是則公論之與
朋黨常繫於上意不繫於忠邪此御臣之
大弊也臣既為陛下建忠謀豈復顧朋黨
之責但惧名以朋黨則所陳之言不蒙見采

此又臣之深慮也惟聖明裁察焉臣洙昧死
再拜上疏
奉朝郎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軍州事
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備紫臣尹洙右臣聞聖
人鑒治亂莫若前代然於事易考於時易通
則莫若世數之相近者故周書無逸歷陳商
王中宗高宗祖甲之德不及虞夏臣以為方
今憲法前古宜在有唐唐治之盛者在於
太宗舊史具存爛然可述臣某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伏惟
尊號皇帝陛下詳延經生信
尚儒術書契之所傳縉紳之所道無不該綜
浹洽窮其淵源固足以順考古先憲章
者矣竊惟聖心所慕當追三代之盛而諸儒
稱頌亦謂北隆唐虞賤臣區區獨以為政教
威賞未臻乎正觀之治輒取唐史官吳兢所
錄正觀時事切於今者得十二事以獻伏望
陛下留神鑒觀詳而思之勤而行之則正觀
之治不難企及由正觀以復三代由三代以
至唐虞豈遠乎哉在勉於初克於終而已干

冒旒宸臣無任瞻天望激聖切屏營之至

之論不論城永洛利害表知渭州時三九

朝奉郎行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渭州兼同管
勾涇原路經略安撫部署司公事上騎都尉
賜緋魚袋臣尹洙右臣得招討司牒奉朝旨
復修永洛城事臣本路將佐前見朝廷罷
修此城人人感悅曾未逾月復此興建無不
駭歎今興作之勞費用之廣臣且置之而不
論所慮者既城之後為害滋大耳臣竊較計
利害為國家之害有四而無一利焉自賊吳

擾邊王師屢屈非以地不廣大而不能抗也

雖用有兵功拙然大槩說者以衆寡之勢不

相侔也今涇原一路之兵可以戰可以持重

為聲勢者獨狄青所將之兵耳然不滿二萬

其他則城寨屯防裁足自守不當更有動移

此城既成必分兵戍之緩急賊至則所備益

多所用益寡所謂弱我兵而強敵勢此為害

一也山外諸城本無稅籍自西鄙用師大增

屯兵今平糶入中數且不足猶今諸郡輸送

稅粟僅有歲備單弱之民寢以愁困此城既

建湏益發近邊之民輸粟以給其用不獨勞
苦且虞寇鈔之害儻復發兵援送則所費彌
廣所謂重傷民力增損國費以事無用之地此
為害上也且朝廷命將出師勞弊天下禦之
不能勝綏之不能伏為我之寇讎者賊吳而
已西番種類與國家本無纖介之隙今無故
攘其地而置城寨又前後誅斬首級亦已數
百外不足揚威於賊吳內實樹怨於種落非
計之得也臣觀古羌夷之為害多矣今西番
種類居秦渭之間者十餘萬皆以仇怨不相

伏屬如一旦破仇合從則內屬之戶附漢最
深者必先被其擾我必以兵救之我出則彼
歸我歸則彼出動之甚易安之甚難縱未能
勞我大兵然於疆場侵寇之患是更生一吳
也所謂為國家生事而無損於寇讎此為害
三也賊吳前寇山外獨党留麻羶部落氣類
附虜為靈不聞永洛種族藉虜勢為邊患也
今則通賂於虜事已明白此城若建凡此種
類必召寇為援為之鄉導當是時少出兵則不
足以應虜多出兵則勝敗之勢未決臣恐山

外之危亡自茲而始此為害四也然建謀者
必以通秦渭之救兵為國家之利此又失之
矣夫救援之兵驟出不意或可以取勝今既
城永洛虜知救兵必出于此當先據便地以
待我師且救援之兵不過數千勞逸勢殊豈
能與虜較勝負者哉臣以此知永洛既城秦
渭之救兵必不從此而進所以謂之無利者
也縱使無前所陳四事城之猶且無益况分
兵輸粟生事召寇四者之害較然有驗哉臣
聞拓地廣塞鞭笞四夷蓋以弭邊患而強中
國未聞竭民力耗國用而以樹兵本兆禍階
也臣誠慮淺近然在邊累歲耳剝目睹事頗
習熟又幸得以諫名官豈容嘿嘿無所開陳
伏望聖慈博詢衆謀慎重茲役則不獨邊鄙
幸甚亦天下幸甚謹具狀奏聞

乞募土兵

乞鬻民爵以給募兵之用

乞半年一次詣闕奏事二首

乞便殿延對兩府大臣議邊事

臣伏聞近日軍機令中書與樞密院同共參議此誠陛下慮邊事之深也然臣近再得上殿奏事每見兩府執政奏對不過一兩刻其間或進擬除改或可否奏事未必專議邊防臣竊料西虜今秋以至來春必為大舉之勢若更使得志則陝右可憂臣欲乞每日五後

殿進呈公事罷別於便殿延對兩府執政

大臣叅議邊事審料賊勢為守禦之略免使

寇兵奄至臨時處置有失便宜如先臣所奏

乞詳酌唐延英故事施行康定元年五月日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新差權簽署涇原秦鳳

兩路經略安撫判官公事騎都尉臣尹洙劄

子

乞講求聞寶以前用兵故事

臣聞一太祖統御邊臣之略輕其秩所以假

其權厚賜與所以惜名器伏望聖慈延訪大

臣講求開寶以前用兵故事則西鄙狂悖不足可平又聞陛下頃者多賜近臣飛白書被賜者皆為榮寵今邊臣日有奏請若事體當有更置者望陛下賜手詔數十字以示宸斷則聖神威略千里之外如在目前傳於陣中孰不盡節此兩事乞留中省鑒

論諸將益兵

臣竊見近日所委帥臣大抵以益兵為請朝廷既熟聞之必以為循常之談臣但慮衆說依違未能感悟聖意臣非不知國家兵

數有限然事當應急必在枝梧昔秦伐楚王翦請兵六十萬有李信者請止用兵二十萬故秦帝不從翦言者謂信能任其事也然信果敗而翦終成功今西邊諸將人人皆請益兵未有自許如李信請以少擊衆也如李信者尚敗事况強而使之此必敗之理

又一首

臣竊以涇原一路附近賊境然自元昊狂悖未聞深來寇鈔以臣料之必謂朝廷怠於禦備乘此間隙勢將大舉若所過堡寨委師

不故屯戍之兵止能自守恐未有以待之也
昨詹懷敏與臣言夏竦所將兵在涇州止及
二千益以懷敏所請之兵其未及五十人若
虜衆大至必當堅守臣所虜者不患其攻城
不患其求戰惟患其審我虛實知我利害視
涇渭之城為自守之壁引衆前進大為俘掠
則猖獗之勢未可輕也臣請益涇州屯兵滿
三萬騎五千俟虜之來或應變出奇或分兵
據險以逸待勞勝勢多矣縱使賊氣方銳且
堅壁自守賊憚我全軍必未敢南向輕進則

進退之勢皆得以制之此事制置責在速決
論遣使不當強而使之

臣聞近日所遣邊將其中或因命而往非必
盡有決戰却敵之心亦有自求退免朝廷
強而使之者以臣所見凡能自陳効用臨事
猶或敗衄者若其預陳不能其任豈可責以
成功欲乞降詔諸路大將責以禦賊之任
仍令條上方略其所陳請望盡與應付若自
陳不堪其任并所說迂遠者乞移任內地

乞減省寨柵

臣兩次上殿親聞聖語以減省寨柵聚
得兵在大將處最為急務雖聞已命邊臣制
置目尚慮諸將各有所執依違未決轉至遲
久蓋緣賊兵數少其寨柵亦可禦遏若大段
與至即全不濟事又分却大將兵勢以此較量
必合減省然邊臣慮見將來小有寇掠必致
不識事體之人言其不合去却寨柵致得別
無禦遏懼此歸咎遂懷後慮臣欲乞專委近
上臣寮往彼相度制置所貴早聚得兵馬在
大將處以為禦備

臣前次上殿敷奏邊事陛下諭臣以減
省寨柵申明賞罰及禦賊之備以數事皆臣
口所欲言陛下先發德音臣不勝喜抃然
賞罰一事近日數已申明其減省寨柵及禦
賊之備雖聞詔下帥臣其如至今未見次叙
方今虜氣驕盛雖未來寇境料其侵軼之勢
不越秋冬正是朝廷計置之時望陛下
惜分寸之陰深為禦賊之慮凡所更置特出
睿斷勿令淹久失於後時則天下幸甚

春補乞帥臣自募謙從
臣竊見近降詔旨令舉膽勇武藝之士誠取
入之急務也然其中或武藝雖精而未能絕
入或諳悉邊防事宜而不通方略舉其人材
未足應詔弁而不錄又似遺才臣欲乞令在
邊臣僚見摠兵要者各許召募人作牙校軍
將名目量定人數俟其功效粗著即乞
朝廷量其所能或授以班行或列於軍校且
令本處效用若改授內地應牙校等並令其名
聞奏隨才錄用即不計帶行仍乞逐歲除公

使錢外量有支賜以充贍給臣昨投命西行
在朔涼已有兩人自言材勇乞隨臣同行於
邊上効力臣雖不敢帶去以此揆度邊將募
人其來必衆况自古將帥皆有部曲為之爪
牙伏聞太祖朝所任邊將李漢超郭進李
謙浦董遵誨等位序未崇皆自募謙從為其
親信先朝賜與既豐或更假之權利此事當
載國書伏望聖慈講求故事斷在不疑

乞省寨柵騎軍

臣竊聞西虜大率騎戰今言兵者皆知中國

馬力不能較其馳逐此知其利害而未盡其
說今邊鄙所布藹結其佑甚重邊人畜馬為
國家用者以利所誘必預其馮之所食以鬻
於官此不獨虛費國用且又瘦瘠彼土良馬
此甚害也又聞將兵者多欲增步卒不願遠
發騎陣臣欲乞詔逐路大將其本路合須騎
軍具以數間如是在騎軍已多即揀選駕弱
者退還仍每揀一騎軍與添步卒二人稱之
不惟減省邊費兼更益得兵數其沿邊堡寨
本為守禦當在險固之地若虜衆大至必不
宜與之平地較戰所畜騎軍除合留探報外
近為無用亦乞移屯在大將麾下別以步人
補其數

乞募土兵

臣竊見諸路揀選到兵士其間不無驍勇然
怯弱者亦多未經訓習或聞便令戍邊恐臨
戰退縮更至敗事臣欲乞於涇州別立軍額
召募兵衆武勇材力明立科式定作三等第
一等便充本軍人負更不刺面第二等充十
將將虞候第三等充承局押營其兵士但取

強壯堪任教習者不以身材尺寸為限料錢
三百文至五百文為額唯乞優賜例物其節
級以上別作等第支給若澤原文路可得萬
人以此禦敵軍威必振子外此係立軍賧
封能本乞鬻民爵以給募兵之用臣所謂涇原一路募軍萬人須至添置營房
支給例物其費不少臣請鬻民爵以致之夫
鬻爵者參用古義非若賣官之制只以入粟
百石五百石為兩等百石為下爵許用銀為
飲食器畜女使五百石為上爵許與本部七

品官接坐婦女雜飾用珠金皆罪及誑誤聽
以贖論其貢舉人曾經州府考試州府吏人
至節貢京百司補正名以上並准下爵例司
封給爵牒空名下諸州其入粟者經所在
官司陳牒即時給之除陝西河東河北川峽
廣南外其餘諸處其無爵備有爵下爵備上
爵請科罪仍許人陳告賞錢百貫以犯事人
家財充如允臣所議乞 朝廷別定爵名應
有條約比類詳定如此行之不益賦於農畝
不重歛於富人所取者至輕所致者甚衆今

運司及催綱官員皆得入奏伏望

聖慈特賜允臣所奏

臣等伏以臣等所奏事關軍國無不奉旨裁奪臣等
等事合行仰請聖慈特賜允臣所奏事關軍國無不奉旨裁奪臣等
等事合行仰請聖慈特賜允臣所奏事關軍國無不奉旨裁奪臣等

聖旨能轉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臣等伏以臣等所奏事關軍國無不奉旨裁奪臣等
等事合行仰請聖慈特賜允臣所奏事關軍國無不奉旨裁奪臣等
等事合行仰請聖慈特賜允臣所奏事關軍國無不奉旨裁奪臣等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二

奏論金明寨狀
奏閱習短兵狀
奏論金明寨狀
奏閱習短兵狀

奏論金明寨狀

奏閱習短兵狀

奏論金明寨狀

奏閱習短兵狀

奏為乞令環慶路與涇原路相應廣發

兵馬牽制賊勢事

奏為近差赴廊延路行營其兵馬乞移

撥往環慶路事

奏為已發赴環慶路計置行軍次第乞
奏朝廷特降指揮
奏為到慶州聞賊馮寇涇原路牒劉政
奏同起發赴鎮戎軍策應事
奏為擅易慶州兵救援涇原路事
奏金湯一帶族帳可取狀

奏軍前事宜狀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簽署陝西經略判官公
事騎都尉臣尹洙右臣昨到延廊休問昨來
六月中差撥兵馬往諸寨並不曾得見賊衆

當盛夏之際疲困却人馬虛費國家錢物不
少臣竊揆遣使之時賊兵尚在境上陛下
深憤諸將畏怯不能齊心出師遂使塞門一
寨數月嬰城終至陷沒皇情軫惻專降詔
旨其如兵者詭道貴在神速千里制勝恐後
事機伏望聖慈今後軍旅進退乞不直降
宣命况臨時主將之任豈可賊兵寇境更候
朝廷指揮若涉逗留即乞嚴行朝典謹具狀
奏聞謹奏

奏論金明寨狀

石臣今月十三日到金明寨問得添修舊城次第已自九月下手修築竊知朝廷別降指揮將李士彬果園修築新城臣不知新城利害但以功料計之舊城計工二十萬見役兵夫不及五千人湏四十餘日方成新城計工五十九萬七千湏一百二十餘日方成即今趙振等所屯兵馬一萬餘人日夕披帶以備非常加以霖雨自延州轉般糧草凡九次涉水方到金明兵衆暴露惟宜責以近期若或更張必至遷延至冬轉恐不易臣初聞移改

新城尋知張存已有奏論臣比不敢更煩聖聽及臣自金明回又知再降劄子兼內臣相次到州切慮依稟聖旨湏至改移伏望聖意詳臣所奏早賜指揮

奏閱習短兵狀

代延帥作

臣竊見諸處馬軍每一都槍手旗頭共十三人其八十餘人並係弓箭手步軍每一都刀手八人槍手一十六人其七十餘人並係弩手其弓箭手更不學槍刀雖各劍一口即元不係教習又弓箭海至夏月更不教閱當戰

陣之時或遇險隘弓弩施為不得須要短兵
相持其弓弩手既不會短兵束手受害遂多
敗覆臣今往邊上逐處搜一面指揮馬步軍
除弓弩外更須精學刀劍及鉄鞭短槍之類
所貴施為弓弩不得處便有短兵之利可以
取勝又免至夏月廢却教閱更乞早降

宣命指揮下逐路部署司依稟仍乞於試中武
藝使臣中選十人下都部署司分擘邊上監
教貴得早見精熟取指揮再行

條陳奏論戶等狀

奏

備

五

右臣竊見陝西坊郭第一等戶中甚有富
強數倍於眾者每至軍中科率只一例作一
等均配其近下戶等極有不湯者今臣欲乞
於逐州第一等戶中推排止戶家產比類次
下同等人戶家產一倍以上者定作富強戶
二倍以上者定作高強戶五倍以上者定作
極高強戶今後官中凡有科率其近下戶等
賦役減得數自祇應得前如先臣所奏乞下
陝西都轉運司委轉運使因巡歷所到州軍
與本處同共定奪無致別有搔擾

與本奏為乞令環慶路與涇原路相應廣
州西情詳發兵馬牽制賊勢事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充集賢校理簽署陝西
經略安撫判官兼叅議都部署軍事騎都尉
賜緋魚袋臣尹某右臣近准都部署司牒令
臣赴延州與范仲淹同共計置行軍次第尋
於正月六日到延州得范某牒曾乞奏留此
一路未議政討已奉 聖旨依臣尋具狀申
經略部署司將元計置廊延路軍須物色并
分臂軍馬並那減赴涇原環慶路去訖切緣

臣昨與韓琦赴闕進呈夏竦等所定攻守二
策奉 聖旨依所定攻策施行即廊延涇原
兩路俱令進兵深入其環慶路只令淺攻側
近族帳不作大舉之計今來廊延路既別有
擘畫切慮涇原路將來出兵側近路分別無
討伐次第不足以張聲援欲乞令環慶路准
備行軍次第况慶州柔遠東谷等寨所接賊
界一帶族帳不少並在一二百里內不至遠
涉沙磧若與涇原路相應廣發兵馬足以牽
制賊勢又昨來計置廊延路軍須器械不少

如却移撥應副不難辨集臣已具狀申本路
經略副使去訖伏望時聖慈早降指揮謹具
狀奏聞
奏為近差赴廊延路行營其兵馬乞
其位准都部署牒赴延州計置行軍次第者
右謹具如前臣尋於正月二十六日到延州
見范某計議軍須別未有言語次日只與着
懷敏已下商量出軍次第逐官雖有異議者
臣執言所降朝旨已定遂不敢別有異同

兼着懷敏等草定到行軍圖子一面又至次
日范某方言近有劉守奏乞留廊延一鎮為
進貢之路未行攻討如歲時無効威加未晚
奉聖旨依奏自來為待出軍修復城寨牽
制賊勢恐諸將緩於治兵所以未曾說與有
此上項聖旨指揮尋牒臣請詳聖旨施
行至二十九日夜保安軍狀報前寨門寨生
高延德自西賊處來乞通和尋已具事狀申
奏自後范公與諸將只壁畫禦備及出軍修
復城寨更不商量然界次第無臣未到延州

聞苑某已奏將元撥定廊延驢子路只要三千
頭臣深慮公朝廷以廊延路既不入界致討
又見減著驢子數月却於元定下軍須兵馬
數內一例減省又緣夏某等新策致策廊延
涇原兩路俱合進兵深入其環慶路只合淺
攻旗帳切慮涇原路將來出兵陝西路分別
無討伐次第不足以張聲援欲令環慶路准
備行軍次第及乞將元撥定赴廊延路兵馬
軍須等却移撥赴環慶路所貴與涇原路相
應廣發兵馬以分賊勢累具狀申奏去訖今

准都部署經略使司牒緣已奉聖旨議定
攻策所乞改差兵馬赴環慶路難使專擅移
易者臣又恐日逼若更遷延即廊延環慶兩
路俱不備辦得進兵次第轉見悞事已具此
申都部署經略使司去訖伏望聖慈詳酌
臣前奏狀內事理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
奏為已發赴環慶路計置行軍次第
乞朝廷特降指揮
餘陝西都部署牒切緣廊延係先得
朝旨出兵路分今已俯及時日却有異議請

一依元降命聖旨於廊廷計置出兵準備起
發無致悞事者臣尋備錄申范某請詳都部
署牒內事理施行余准范某牒當所前來依
安儀利見拜依本司攻策用三二月入界申
奏導又有一劄子明言別一見乞留此一路
未行討伐歲時之間或可招納如歲時無効
威加未晚奉聖旨依奏况後來尋覓到蕃
漢知次第入根問入界道路方見得綏夏以
來橫山蕃戶多在權谷深處各有堡子守隘
自家喚馬若只行川路即並無所獲如入隘

打虜又兵多則難進兵少則易取所以不敢
固執前議却計置出兵於極邊廢寨中擇有
利者修復亦是牽制使賊界東路兵馬不敢
併力西去所有環慶路若便深入則地少水
泉今却問得有側近蕃寨可以攻取無與涇
原相近足為聲援仍乞朝廷指揮諸路聽
審進兵先擇要害之地修城寨所貴持重不
損國威當所又如此擘劃申奏去訖及已得
前來聖旨不敢更有翻覆惟待罪朝廷
其從默削即難以依違恐誤大事臣已依此

事由申奏拜牒夏某韓某法訖者
右謹具如前臣看詳上項范某牒內事理更
難以確擬計置行軍次第又緣諸路出師
逼若且在延州必慮端坐虛言因有祝環慶
路依元奏攻策淺攻側近族帳亦合預先計
置行軍次第臣已於二月十五日起離延州
赴環慶路計置次第伏乞朝廷特降指揮
所貴牽制賊勢不使併兵涇原有誤大計謹
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
由憲又奏為到慶州聞賊馬寇涇原路牒劉

政同起發赴鎮戎軍策應事
今月二十二日到慶州據經略使韓某差來
指揮李貴稱今月十九日賊馬再來侵擾劉
碯堡見今鎮戎軍主兵官負只有朱觀一員
者右謹具如前臣勘會鄜延路都監劉政准
經略司差權環慶路都監近自延州與臣同
到慶州今來鎮戎軍事宜緊切無又少關主
兵官負已牒劉政乘遞馬與臣同起發赴鎮
戎軍策應去訖伏乞 朝廷更賜指揮謹具
狀奏聞伏候 勅旨

奏為擅易慶州兵救援涇原路事
今月二十二日擬抽押兵士殿直蔡從狀申
稱准經略副使韓某指揮於環慶路抽撥安
塞等四指揮兵士赴鎮戎軍數內先次交割
得安塞振武兩指揮所有蕃落保捷兩指揮
見在西谷柔遠兩寨蒙部署司見去勾抽者
右謹具如前勘會韓某牒內稱今月二十一
日賊馬在劉碯堡未退事宜緊急切要兵士
使喚若伺候柔遠西谷抽到上項兵士更須
遲滯三日必慮有誤軍期臣尋牒環慶路都

署司只於在州差撥振武第十三虎翼第六
兩指揮充填蕃落兩指揮已差人管押赴鎮
戎軍去訖謹具狀奏聞謹奏

臣昨在延州陳金湯一帶族帳可取狀

到蕃官胡繼諤本族及與西路都同巡檢劉
政狄青商量到事狀累具奏聞乞候到環慶
路與本路官負同共商量別具申奏臣尋於
五月二十二日到慶州得知山外敗餽兼本
路生兵官多在外寨駐劄臣遂徑來鎮戎軍

今來鎮戎軍事宜稍息見發赴永興軍候見
夏某子細陳述上件事機乞相度施行次
命與本軍官負同共商量限其中奏到長發
效婦青商量限電外累具奏聞子新臣
隨蕃軍賊賊本朝人與西敵暗同以餘
到和亦與賊金悉一帶藉新下河之州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外軍去道難其本奏聞難奏
兩前軒子與書密兩前軒子去入營時快
器同只於五他長對州海常十三元真第知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盡奏狀

自外奉詔體量本路將佐狀

奉詔及四路司指揮分擘本路兵馬弓

箭手把截賊馬來路狀

論雪部署狄青迴易公使錢狀

奉詔令劉滄董士廉却且往永洛城勾

當狀

與鄭戩下御史臺照對永洛事狀

論雪石輅狀

奉詔体量本路將佐狀

朝奉郎行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渭州同管勾
涇原路經略安撫部署司公事上騎都尉賜
緋魚袋備紫臣尹某右臣体量本路見今主
兵官負或遇西賊入寇若只令主管隊兵至
時得人統制號令進退有所稟從即例該協
力不致有前項敗事若委以兵衆進退許其
自便則臣等未敢保其能否兼臣初到亦未
盡知其材略或相次体量得實有敗事者即
與狄青別具陳奏

奏詔及四路司指揮分擘本路兵馬

弓箭手把截賊馬來路狀

本路經略司累據諸處探報到賊界點集事
宜緊切若於本路入寇即部署狄青合依先
降預議指揮領兵於瓦亭寨駐劄其狄青忠
純可信重厚可倚臣每與講議軍政至於臨
敵制變亦合事機臣但慮拘於朝廷法制
未盡其才臣欲乞軍行之後朝廷或降指
揮并四路招討司行下文字係于進退兵馬
分擘將佐有與軍前事体相妨者許令狄青

相度具未便因依間奏及回申四路司不得
將未便事理一例承稟施行如允臣所奏特
降朝旨庶令狄青有所遵守得以專心戎
旅不至敗事謹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

論雪部署狄青回易公使錢狀
右臣准邠州制勘院牒勾取部署司指使劉
懷信勒檢齋借銀一千兩文憑赴院尋牒部
署司勾取到劉懷信其部署狄青兼令劉懷
信自齋公使文曆赴邠州照會去訖尋休問
得劉懷信是勾當公使庫使臣為於隨軍庫

借過上件銀回易利息以充公用事臣切見
自來武臣將所賜公使錢諸雜使用便同已
物其狄青於公用錢物即無毫分私用况本
路自西事以來所添兵數及主兵臣寮指使
使臣等數倍於舊又狄青多與衆官躬親提
舉教閱軍中將校每有擣設以此所費益多
若不別將錢物回易即無由充用狄青素來
謹畏小心其實武人未曉 朝廷憲法自聞
推究公用錢物將謂制院須來追攝照對臣
雖日夕曉譬終是內懷憂懼兼言先在延州

初授涇原部署曾告龐籍言不願主領公使
錢恐未知次第今來果遭胥呈詞意感切深
可軫惻臣以謂朝廷擢青自殿直不三年
至刺史委以一路兵柄此必其忠力材智有
過於人又欲其奮勵自効以報不次之用今
乃以細微註誤令其畏懼如此今邊上日有
探到事宜萬一賊兵驟至若須領兵出外似
此憂疑之中切慮不能主理軍政別致闕事
伏望聖慈垂察特降朝旨曉諭狄青庶令
安心專慮邊事謹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

奉詔令劉滄董士廉却且往永洛城

勾當狀

中書樞密院同奉 聖旨所有永洛城仰魚

周詢往渭州與本路經略部署司疾速同共

支撥軍馬糧草應付早令了畢仍令劉滄董

士廉却具往彼勾當所有勘到罪狀別聽指

揮

右謹具如前臣等檢會前奏乞罷修永洛城

事伏蓋慮久遠却為邊患今來患既未至

朝廷必行興修則臣等無以自辨更不敢別

有陳述伏緣臣等前後行與劉滄指揮並明
坐入朝旨劉滄所執只是鄭戩文牒其鄭戩
文牒並是解罷兵權後傳有行遣今若
朝廷却令劉滄依舊勾當却是鄭戩罷任後
所行文牒可以衝改得朝廷指揮於理深
為不順臣等切慮將來逐路徧禪例各專輒
行事不稟本路節制必壞軍法統兵大臣解
罷兵權後尚得處置邊事於國家事体不
便欲乞朝廷特降指揮檢會臣等前後論
奏永洛城一宗文字并本司錄白鄭戩罷任

後所行文牒及臣等今奏降下臺省百官集
議庶得申明國典况臣等所論徧禪違犯節
制蓋恐壞軍中綱紀所論大臣罷兵後侵擾
軍政實繫國家安危非止為本路一時之
事願陛下思守邊之遠略念社稷之大計
若此日不行威斷則異時必生朝廷之患
伏望聖慈特賜省察謹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

乞與鄭戩下御史臺照對永洛事狀
右臣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候潘師旦成資

方得交割勾當臣已具待闕去處聞奏訖臣
切見自來諫官御史應受差遣少有於諸處
待闕者臣到慶州未十日因孫沔陳乞疾患
不赴涇原路却還舊任就移臣知晉州其潘
師旦在晉州已一年餘九箇月却令臣待闕
事體之間深有可疑臣之私心實懷憂懼狀
念臣自忝涇原一路寄委近及一年凡干戎
事並與狄青商量處置未嘗有分毫差失亦
不敢將邊鄙細務頻有陳請煩瀆聖聽其
合奏公事前後多蒙俞允臣與狄青雖出

處本異而忠義一心但專為枝梧異賊不敢
邀功生事庶幾外禦寇讐上副寄委只自永
洛城奉聖旨罷修已來鄭戩及劉滄朋黨
造作謗言傳於道路其間多不詳其本末今
具以衆所傳聞者兩事明之一言劉滄所帶
枷重四十餘斤且狄青在德順軍日枷送劉
滄下所司當捕攝之初事頗嚴密及呼問之
際衆謂必行軍法豈可預進大枷有同兒戲
若本軍從來有此大枷即都轉運同合因以
別作行遣以此構謗不近人情一言涇原路

經略司令人把定邠州州院門遂致劉滄疾
患此時臣雖在式假後來體問得都無此事
且邠州係是環慶路統制於涇原本不相轄
况劉滄是當朝廷送下本州寄禁若涇原路
差人把門豈得不盡時申都轉運司及其聞
奏據此二事只欲朝廷知涇原路經略司
要致劉滄獄死以快私憤都無公心觀此用
意實可驚駭又衆言鄭戩罷四路後別授
朝旨興修永洛城所以劉滄得免專輒之罪
臣勘會於三月九日本司准樞密院三月二

日劄子云據鄭戩奏永洛城並是當司一面
興修若便中止實恐生熟蕃部迤相讐殺却
為邊患貼黃又言或且令臣戩在涇州半月
日候許遷等軍馬回即起發赴任又永洛城
已降指揮令涇原路一面相度指揮去訖所
有許遷等又已別移任使其兵士等亦繫分
擘往逐路替換年滿及權駐泊人數奉
聖旨令鄭戩一依所授宣勅指揮疾速將許
遷手下兵馬差使臣管押往指定路分訖起
發赴任鄭戩既承准上件朝旨明知永洛

城本路得一面指揮如委實興修有利只合
論奏別聽朝廷指揮豈可尚與劉滄文牒一
面督促及稱專奉 朝旨遂致劉滄託此為
名故違本路節制制勘院既不收整取勘法
法寺又無校正以此鄭戩所稱專奉 朝旨
臣實難以曉會臣與狄青只據本司所授到
樞密院劄子內 聖旨施行豈敢曲附鄭戩
上違 朝命然群謗之起亦有所因鄭戩與
麥知微交結情契至深昨令許遷等軍馬興
修永洛城其麥知微係是本路走馬承受却

一作都大名自統管兵馬以至修城指使工匠
皆望修了遷轉及近邊細民又得弓箭手地
土劉滄不惜財貨招致小人所以罷修之後
謗議紛然臣與狄青都不采聽所持者
朝廷公道所賴者 陛下聖明是以前後所
上章奏惟論 國家利害不與戩輩爭辯是
非至於京師書問亦皆斷絕即不知戩輩謗
臣更有何事 朝廷間臣更有何過直至今
來臣未得赴任方始自疑兼臣昨於本司備
錄到永洛城始末一宗文字欲乞令臣暫乘

逆馬赴關面奏事狀及乞將鄭戩等所奏
臣事降下許臣分析臣若曾上違聖旨矯
稱更朝命專擅生事誣謗陷人如鄭戩之罪
百分有一即乞伏刑都市以勵邊臣儻以事
體未明須合證辨即乞與鄭戩一處下獄照
對以明國典况臣十年之中三次左降至
於榮進本不繫心非為降著差遣方此論列
只緣臣當聖明之朝被此誣謗若不陳述
臣雖瞑目銜恨九泉伏望陛下察臣忠憤
閔臣冤枉特賜早降指揮干冒宸嚴臣無

無任戰越俟命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慶曆四年六月朔奉即行右司諫直
集賢院新差知晉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緋
魚袋借紫臣尹洙狀奏
右臣昨在涇原路竊見著作佐郎管勾本路
機宜文字石輅為因於張亢初到任時曾言
母在濮州欲求一京東差遣因便寧親其時
張亢不曾允許後經隔數月因本路發遣年
滿兵歸京遂差輅及駐泊都監司天監祗應

人等各押兵士歸京及令輅因便催從京東
州軍兵士衣賜輅因得往濮州寧親象
朝廷差官勘罪法寺以私罪定斷罰銅降充
京西監當是時臣以方移差遣不敢為輅有
所陳靈原輅所招情款只是從初於張亢處
欲求差遣因便省毋張亢即不曾允許後來
經隔數月方令管押兵士輅是文臣只有不
合承受押兵之罪所定私罪即不曾會問到
張亢狄青其時輅有無請囑之言若輅於管
押兵士之時實有寧親之請於孝治之朝尚

冀寬貸况追治舊日語言坐以私罪情實可
矜今遇郊禮慶澤之後伏望 聖慈特移輅
一京東親民差遣及乞改從公罪定斷臣與
輅兵事將及一年輅之操履臣所具悉如象
朝廷移輅差遣及改定罪名後輅犯贓私罪
臣並其同罪不辭謹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

人等... 州... 朝... 味...

味音

五並其同... 韓... 其... 知... 未... 間... 為... 刑...

賤... 其... 罪... 日... 外... 韓... 此... 趙... 依... 罪...

一... 東... 賤... 罪... 日... 韓... 此... 趙... 依... 罪...

今... 今... 賤... 罪... 日... 韓... 此... 趙... 依... 罪...

冀... 賤... 罪... 日... 韓... 此... 趙... 依... 罪...



